

## 国际关系

# 海外军事基地的理论解析<sup>\*</sup>

孙德刚 邓海鹏

[摘要] 海外军事基地系指一国在海外公地、领地、属地、海外省、海外托管地以及在他国土地上驻扎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进行特定军事活动、建有相应组织机构和设施的地区,它是大国投射军事力量、干预地区事务、维护海外利益的重要手段。本文从海外军事基地的内涵、类型和功能三个层面,考察海外军事基地的内在逻辑与普遍规律,认为它是影响大国兴衰与地区格局走向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海外军事基地;安全战略;军事外交;国际关系理论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2)06-0021-27

随着一国国力的上升,其国家利益往往超出主权管辖范围,使该国不得不依靠军事、政治和外交手段加以保护,设立海外军事基地成为大国投射军事力量、拓展海外利益、干预地区事务、影响地区格局和推动国际体系转型的前沿阵地。由于研究内容的敏感性、材料的稀缺性和研究方法的单一性,迄今国内外关于海外军事基地的研究成果可谓凤毛麟角,而国内迄今很少有专门讨论海外军事基地的理论著作和论文。本文试从内涵、类型和功能三个角度探讨海外军事基地理论。

### 一、海外军事基地的内涵

海外军事基地是军事战略学研究的重要命题,是大国参与全球事务的“桥头堡”,也是国内军事基地在地域和功能上的延伸。什么是军事基地?它的内涵是什么?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人们的理解不尽相同。如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学者认为,军事基地是“分布在特别设置的地区以保证军事行动之用的各种后方机关的总和,包括陆军、空军、海军和混合基地四类”;<sup>[1]</sup>美国国防部《军事与相关术语词典》(*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所下的定义是:“(军事)基地是投射军事力量与支持军事行动的场所”。<sup>[2]</sup>一般而言,军事基地包括国内军事基地与海外军事基地两种类型,海外军事基地与国内军事基地在功能上具有延续性。本文讨论的海外军事基地是指“一国在海外公地、领地、属地、海外省、海外托管地以及在他国土地上驻扎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进行特定军事活动、建有相应组织机构和设施的地区。”<sup>[3]</sup>其包含以下基本要素:第一,其主体是主权国家或地区政治、军事组织(如北约),而不是联合国,如联合国在全球热点地区的维和基地不是海外军事基地;第二,海外军事基地的背后是基地使用国、东道国和潜在敌人三角关系,没有这种零和博弈的三角关系,海外军事基地就不存在;第三,军事基地使用国通常有自由进出军事基地的治外法权,换言之,海外军事基地具有独立管辖的特点,它将军事区与民事区分割开来,在执行军事任务时具有独立性;<sup>[4]</sup>第四,海外军事基地处于主权管辖主体范围之外;第五,海外军事基地主要承担军事训练和作战任务而不是民事任务。

海外军事基地的“海外”,主要分三种情况,一是在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0年重大项目“冷战后西方大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研究”(10JJDGJW022)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8JZD0039)的前期成果,并受“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冷战后大国中东安全战略比较研究”)的资助。

主权管辖范围内的海外领地、殖民地、托管地上的基地,大国对海外领地拥有主权,但海外领地一般具有较高的自治权,如冷战后荷兰在加勒比地区六个岛屿拥有领地,西班牙在北非摩洛哥拥有两处领地,丹麦拥有格陵兰领地,美国在加勒比和太平洋拥有领地,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拥有领地,法国在加勒比、太平洋和印度洋拥有领地等等。冷战刚结束时,法国的海外省和海外领地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不包括法国在南极洲的领地),共10余处,大大扩展了法国在各大洋的专属经济区范围,为法国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提供了理想场所。<sup>[5]</sup>

第二种情况是在他国土地上建立的基地,如美国在卡塔尔、法国在阿联酋、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在塔吉克斯坦、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等。按照地位不同,这类军事基地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根据军事基地协定,使用国完全享有基地的管辖权;(2)使用国和东道国共享军事基地设施与管辖权;(3)军事基地由多边联盟(如北约或欧盟)共同资助修建,管辖权在国际或地区组织手中;(4)使用国提供援助修建军事基地的设施,和平时期东道国管辖基地,危机爆发后使用国征用该基地。<sup>[6]</sup>

第三种情况是大国在公海或无主权管辖的公地上建立的基地。例如,20世纪70年代苏联与埃及关系恶化后,埃及总统萨达特宣布关闭境内的所有苏联军事基地。为继续维持在苏伊士运河地区的军事存在,同时避免受苏埃关系恶化的影响,苏联在关闭亚历山大海军基地后,在地中海东南部靠近埃及的国际海域上建立了浮动泊位(floating anchorage),这一做法避免了海外军事基地的政治化,尽管军事训练、后勤保障等成本大大增加。<sup>[7]</sup>

海外军事基地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概念专指海外刚性基地,广义的概念包括刚性基地与柔性军事存在,前者的强度超过柔性军事存在,后者的方式包括临时部署武装力量、技术停靠站、停泊处、联合军演、军事预置仓库、武官机构、军事补给基地、海外军事仓库、情报站、侦查设施、航空航天跟踪、地震监测、临时性设施、安全援助、港口访问、军事巡逻、向海外派出军事训练人员和顾问、以及在他国土地上联合军演等。2012年6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美国海军向泰国政府提出申请,要求租用乌塔堡机场,建立应对灾难性飓风、海啸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基地,就属于柔性军事存在。<sup>[8]</sup>由于军事存在的类型多样,比柔性军事存在更“隐蔽”的,是其他类型的准军事存在和战略存在,如广

播中继站、光缆终端、通讯设备、航空航天发射与地面接收站等。

根据美国国防部《基地结构报告(2010 财政年度)》披露,2009年美国共有53.9万处军事设施,分布在4999处军事基地中(比上年减少了580处),占地面积2800万英亩(其中97%在美国本土与海外领地上,3%在他国土地上),这些基地分为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基地和华盛顿指挥总部等。2009和2010财政年,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分布在7个领地和38个国外领土上,其中2009财政年美国部署在国外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共有716处,其中陆军基地293处,海军基地136处,空军基地261处,海军陆战队基地26处,而驻扎在德国、日本和韩国的美军事基地占了大部分(德国235处,日本123处,韩国87处)。<sup>[9]</sup>受国防预算减少的影响,2011财政年美国在国外领土上的军事基地下降至611处。<sup>[10]</sup>

表1 2011 财政年美国全球军事基地分布表(单位:处)

所在地区	陆军	海军	空军	海军陆战队	华盛顿指挥总部	总计
美国本土	1536	795	1534	130	132	4127
海外领地	27	50	10	0	0	87
国外领土	255	113	221	22	0	611
总计	1818	958	1776	152	132	4825

数据来源:Department of Defense, *Base Structure Report, Fiscal Year 2011 Baseline*, Washington D. C.; Office of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1, p. 7.

当然,2011 财政年美国在其他国家土地上部署的611处基地不是美国所有海外军事基地的实际数量,由于部分军事基地涉密,美国并未公开。此外,游弋在世界各处的美国航母事实上也是一种移动的军事基地,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意义重大。依托航母战斗群可以完成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任务,同样可以承担军事基地的功能,可视为“移动的堡垒”。因此,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很难有一个确定的数字,实际数字要比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多。

## 二、海外军事基地的类型

海外军事基地一般分为永久性(战略目标的恒久性)与临时性(战略目标的临时性)军事基地,但按照性质可分为以下类型:

第一,按照海外军事基地与主权的的关系,可将其分为硬基地与软基地,前者系指军事基地的使用国拥有该基地的主权,如波多黎各东部的美国罗斯福路海军基地(Roosevelt Roads)(2004年关闭)和英国在塞浦路斯岛上的两块主权军事基地;<sup>[11]</sup>后者系指军事基地的所在国拥有该基地的主权,如美国在卡塔尔和巴林的军事基地只是美国租用的,主权在驻在国,是一种软基地。

第二,按照功能,海外军事基地可分为空军基地(包括战略轰炸机与战术飞机基地)、海军基地(军港)、陆军基地、导弹基地、环境监测基地、后勤补给基地、C<sup>3</sup>I基地、军火储备基地、研究与试验基地等。其中导弹基地可分为洲际弹道导弹基地(射程5500公里以上)、中远程弹道导弹(射程2400—5500公里)、中程导弹(射程800—2400公里)、短程导弹(射程800公里以内)和战术导弹基地(射程小于400公里)等。C<sup>3</sup>I基地指的是指挥、控制、通信(包括卫星中继站)和情报基地(包括镜像与图片侦查、信号情报搜集、海洋监测、航空监测、核裂变监测等),这些基地一般规模小、政治影响

有限,属于非传统的军事存在方式。<sup>[12]</sup>

第三,按照海外军事基地规模,可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军事基地。大型军事基地是指设备重置成本(PRV)在17.15亿美元以上;中型军事基地是指PRV在9.15亿美元和17.15亿美元之间;小型军事基地是指PRV在0与9.15亿美元之间。冷战时期,美国在希腊克里特岛苏达湾(Souda Bay)的海军基地几乎可以停泊美国在地中海第六舰队的所有船只,因而属于大型军事基地;<sup>[13]</sup>冷战时期美国在德国海德堡的坎贝尔军营(Campbell Barracks)驻军人数达4.3万人,堪称海外军事基地规模之冠。<sup>[14]</sup>截至2010财政年,美国在他国领土上的大型海外军事基地20处;中型海外军事基地12处;小型军事基地570处;其他海外军事基地60处,与1898年鼎盛时期的英帝国和公元117年罗马帝国海外军事基地的数量基本持平;<sup>[15]</sup>近年来,英国在塞浦路斯、大西洋阿森松岛、肯尼亚和福兰克群岛等拥有多处军事基地,法国、日本、俄罗斯、印度也在海外拥有军事基地。

表2 2010财政年美国军事基地的分布

位置	军种	大型基地数	中型基地数	小型基地数	其他基地数	基地总数
美国本土	陆军	39	38	1393	195	1665
	海军	25	27	601	179	832
	空军	38	34	1294	143	1509
	海军陆战队	8	5	84	14	111
	华盛顿特区	1	0	131	0	132
	本土小计	111	104	3503	531	4249
美国领地	陆军	0	0	24	2	26
	海军	2	2	26	10	40
	空军	1	0	20	0	21
	海军陆战队	0	0	1	0	1
	领地小计	3	2	71	12	88
他国领土	陆军	3	6	242	25	276
	海军	5	1	95	15	116
	空军	9	4	218	14	245
	海军陆战队	3	1	15	6	25
	国外小计	20	12	570	60	662
总计		134	118	4144	603	4999

数据来源: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Base Structure Report, Fiscal Year 2010 Baseline, 2010*, pp. 26-29.

第四,按照军事基地使用国和东道国的关系,可将其分为九种类型。(1)使用国在殖民地的军事基地,如1977年以前法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2)使用国在海外领地上的军事基地,如英国在塞浦路斯岛上英国两块主权管辖下的军事基地;(3)使用国根据签订的协定,在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土地上建立的军事基地,如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4)使用国在另一个国家土地上建立军事基地,双方共同使用该基地,如美国在英国的军事基地;(5)使用国在多边联盟的框架下建立和使用的军事基地,如美国和北约成员国在土耳其的军事基地;(6)使用国在东道国土地上建设军事基地,但日常运作由东道国负责的基地,如2008年以来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7)所在国拥有和管理军事基地,但其对使用国军事体系至关重要,如美国在沙特的军事基地;(8)东道国拥有和管理军事基地,使用国可以多次使用该军事设施;(9)在东道国的邀请下,使用国参与当地军事训练项目的临时性基地,如美国在泰国的军事基地。

第五,按照基地管理方式,可分为主要行动基地(Main Operating Base, MOB)、前沿行动场所(Forward Operating Site, FOS)与合作安全基地(Cooperative Security Location, CSL)三类。美国国防部2004年出版的《加强美国全球防务态势》中将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划分为上述三类。<sup>[16]</sup>主要行动基地拥有永久驻扎的战斗部队、健全的基础设施、典型的指挥和控制系统、维持军人及其家属生活的基本设施、强化军事力量的保护措施,如美国在德国拉姆斯坦(Ramstein)的空军基地、在日本嘉手纳(Kadena)的空军基地、在韩国的韩福瑞斯营区(Camp Humphreys)、在卡塔尔埃斯萨利亚(Camp as-Sayliyah)、在土耳其因切尔利克(Incirlik)的军事基地等都是主要行动基地。前沿行动场所是一个由美国有限的军事支持而存在的、有预先部署设备的设施。前沿行动场所寻求预防危机的爆发而不是永久驻扎部队,主要针对双边或地区训练,如美国在泰国、菲律宾、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的军事基地;1990年11月美国与新加坡达成临时使用前沿军事基地的协定,新加坡的三巴旺(Sembawang)港口设施和洪都拉斯的索托卡诺(Soto Cano)空军基地,“9·11”后美国在阿尔及利亚南部沙漠地区的前沿反恐基地、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阿曼的军事基地等,都属于前沿行动场所。<sup>[17]</sup>最后,合作安全基地指拥有很少或没有永久的军事存在,平时基地为东道国所有,但在危机爆发后基地使用国“激活”基地的合作安全功能,临时征用或租用的基地,

东道国将为使用国提供周期性服务和基础建设等承包服务,为使用国未来军事介入提供安全保障。例如,1981年美以达成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规定在中东危机爆发后,美国可租用以色列的主要军事设施特别是海法海军基地和内格夫空军基地,但在和平时期美国不在以色列上述两处基地部署战斗人员。因此,海法海军基地和内格夫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以色列的合作安全基地。2003年,美国与塞内加尔政府举行谈判,就美国成立非洲司令部后,在塞内加尔成立合作安全基地、美国空军支持利比里亚和平行动并利用塞内加尔军事基地起降战斗机、提供后勤与燃料支持等问题举行磋商;“9·11”后,美国拓展了在拉美和非洲的合作安全基地,其军事力量部署在萨尔瓦多、巴拉圭、秘鲁、圣多美与普林西比、马里、毛里塔尼亚、加蓬、加纳、肯尼亚和乌干达等国,这些也都是合作安全基地。<sup>[18]</sup>

### 三、海外军事基地的功能

海外军事基地的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缘政治背景下差异较大。殖民时期,海外军事基地的功能主要是为商船和战舰在出海时提供补给,躲避各种自然和政治风险。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产业革命的迅猛发展,船舶航行依靠的主要动力从风力转向蒸汽机,为蒸汽动力船舶提供加煤站逐步成为各个航海停靠基地的主要作用。欧洲殖民大国或是以提供援助的利诱方式,或是以诉诸武力的胁迫方式,得到这些停泊据点,使这些大国的人员和船舶得以安全停靠在这些港口基地;殖民大国以这些基地为前沿阵地,不断向内陆纵深地区扩展势力。出于战争的需要,欧洲殖民列强在国际航道沿途需要一些类似好望角、圣赫勒拿岛、毛里求斯等海军基地,这些海军基地的首要功能不是贸易,而是军事。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在18世纪通过战争夺取了直布罗陀,从而打开了通往印度洋的战略要地,扼守了大西洋通往地中海的咽喉<sup>[19]</sup>,该基地至今仍发挥着巨大的战略作用。归纳起来,海外军事基地主要有军事作战、外交宣示、政治改造、关系塑造和军事训练等五项功能。

#### 1. 军事作战功能

海外军事基地的首要功能是军事作战,其他都是其衍生功能。军事作战是个广义的概念,包括前沿作战、情报搜集、军火出售、军事维修和后勤供应等。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前美国在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

地承担了重要的军事作战功能；冷战时期美国在土耳其和伊朗的情报搜集站主要监测苏联的导弹与核试验情报；冷战后美国在内格夫沙漠地带以及海法的军事存在促进了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1825年佛罗里达州的彭萨克拉(Pensacola)是当时美国重要的海军维修与后勤供应基地。<sup>[20]</sup>

殖民时期海外军事基地的功能主要体现在通过海洋运输兵力以维护国际贸易航线的顺畅、确保航线的安全、控制关键海峡与水道、阻止其他大国控制这些战略地区等。随着军事和经济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随着战争方式的转变，海外军事基地不再局限于为船舶提供停靠港口、为飞机执行长距离飞行任务提供中转站、为发动空袭提供起降基地等，军事作战功能的内涵不断丰富。例如，美国在1941年为解救被困在中东的英国部队，就曾利用了海外众多军事基地——美国军机使用了从佛罗里达经古巴、波多黎各、巴巴多斯、特立尼达、英属圭亚那、巴西东北部的累西腓、纳塔尔(Natal)、费尔南多—迪诺罗尼亚岛(Fernando de Noronha)、塔克拉第(Takoradi, 现在位于加纳境内)、拉各斯(Lagos, 今尼日利亚首都)、卡诺(Kano, 现位于尼日利亚境内)、喀土木(Khartoum, 苏丹首都)和埃及的多处空军基地。<sup>[21]</sup>二战后，尽管西方大国海外海军和空军基地的数量减少，但只要制海权与制空权仍然是现代战争的主要竞技场，海外军事基地所扮演的军事作战功能就无可替代。在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60年代的越南战争、1991年海湾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美军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都把美军及联军迅速投往远隔重洋的战场，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2. 外交宣示功能

军事基地除军事作战功能外还具有外交宣示功能(Showing the Flags)，即通过军事基地维护外交政策利益，以向潜在敌对方展现对盟友或准盟友的支持，如伊朗核危机爆发后，美国在巴林、卡塔尔、阿联酋等部署了军事基地，实际上是一种外交宣示——美国有保护海合会成员国的义务；美国部署在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基地实际上也彰显了一种外交支持——美国不愿看到自己的盟国受到朝鲜、中国和俄罗斯的胁迫而出现“芬兰化”。美国部署在国外有些地区的军事基地人数寥寥，军事作战功能不明显，例如美国驻古巴关塔那摩海军基地早已被封存，不再起到作战和训练的作用，但具有在外交上向古巴政府施压的政治象征意义。2001年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在古巴关塔那摩的军事基地实

际变成了关押塔利班战俘和“基地”组织成员的“营地”。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所驻扎的人数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快速下降，在阿曼、沙特等国的战斗人员仅百余人。这些基地通常被视为一种政治标识，表明美国对发展与对象国关系的重视。

## 3. 政治改造功能

所谓政治改造，就是大国以海外军事基地为依托，以渐进的方式推动东道国国内改革，以和平演变的方式推动东道国的政治转型。冷战时期，美国在德国、日本的军事基地，成为美国改造纳粹德国政治体制和日本军国主义政体的重要推手；同样，苏联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越南的军事基地也具有维护东道国政治稳定、防止西方颠覆的政治功能。冷战爆发后，美国在韩国、菲律宾、中国台湾、土耳其、希腊、西班牙等的军事基地，都大大促进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进程，上述国家或地区在美国部署军事基地10—20年后，大多启动了市场经济、新闻自由、多党选举、军队去政治化和公开竞选等。冷战后，美国仍然希望以海外军事基地为依托，推动中东阿拉伯威权国家的新一轮政治改造。例如，2004年，小布什政府提出了“大中东民主计划”，旨在依托基地推动阿拉伯—伊斯兰威权国家的政治民主化；2008年，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威特斯(Tamara Cofman Wittes)指出，美国应在中东推动军事训练和交流计划，训练阿拉伯国家专业军官，以推动对阿拉伯威权国家的政治改造，使阿拉伯国家军队独立于中东政治斗争，避免成为威权政府的工具。<sup>[22]</sup>可以预见，美国在海合会六国的军事基地将成为美国推动海湾阿拉伯酋长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推手。

## 4. 关系塑造功能

海外军事基地的使用一般具有排他性。基地建立后，使用国和东道国往往以军事基地为纽带，建立联盟或准联盟关系，使潜在敌国无法进入该国、建立军事基地，为地面部队的进驻、海军舰艇的安全访问和空运军事物资奠定了基础，也为基地使用国获得海外原材料、拓展海外贸易和投资提供了安全保障。从这种意义上说，海外军事基地等于在敌国与友国之间划了一道线，使这道线的两边出现了或明或暗的两个战争共同体。使用国以海外军事基地为纽带，将东道国绑在使用国的“战车”上，参与地区安全的零和博弈。例如，1949年美国与菲律宾签订军事基地协定规定：“除非经美国同

意,菲律宾不得将国内任何基地租借给第三方使用”;1972年英国与马耳他签订的军事基地协定规定:马耳他不得将国内军事设施交给华沙条约组织的任何成员国使用。由于海外军事基地恶化了安全困境,东道国、使用国和潜在敌人之间的三角关系,出现“二对一”的安全博弈态势,通常不利于潜在敌人。例如,冷战时期美国U2飞机经常使用在英国、挪威、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军事基地执行对苏联侦察任务。1960年5月13日,苏联向上述四国提出抗议,警告四国违反了国际法,要求其必须停止将土地用于美国针对苏联的军事行动。<sup>[23]</sup>美国在盟国土地上的军事基地,实际上迫使盟国在潜在敌国安全威胁面前更加依附于美国,甚至沦为大国军事冲突的“被劫持者”。

#### 5. 军事训练功能

对于基地使用国和东道国来说,海外军事基地还可以发挥军事训练作用。一方面,由于受地理条件的限制,一国的军事力量很难在自己国土范围内从事各种作战环境的训练,如俄罗斯本土缺乏在热带雨林作战的训练条件;英国本土缺乏在戈壁沙漠条件下作战的训练,法国本土缺乏在严寒冻土条件下的作战训练等,海外军事基地则为使用国利用东道国特殊的自然环境,从事特殊军事训练提供了重要场所。例如,法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为法军在干旱、炎热的沙漠环境下作战提供了训练场所;英国在南美和尼日利亚的军事基地曾经为其从事丛林环境下的作战训练提供了理想场所;美国在挪威的军事基地为其在严寒条件下进行作战提供了训练地;南也门的索科特拉岛为前苏联进行热带海洋两栖登陆训练提供了场所。<sup>[24]</sup>另一方面,基地东道国也可以从海外军事基地获得独特的军事训练条件,尤其是西方大国军事技术先进,其在东道国的军事基地常常成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军事训练的重要指导对象。美国在日本、韩国、土耳其、沙特等国的军事基地,都有力地推动了后者军事训练水平。

除上述五类主要功能外,海外军事基地还具有其他衍生的经济、地缘、能源和政治功能,这些往往因为东道国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政治制度属性等而得以强化。如法属圭亚那是欧洲阿丽亚娜系列火箭的重要发射地;马达加斯加岛附近的留尼旺岛为法国提供了重要的商业和海军港口;<sup>[25]</sup>1997年以前,位于南太平洋的法属波利尼西亚是法国重要的核试验场,法属新喀里多尼拥有丰富的镍矿,这两处都成为法国在海外重要的军事基地;冷战时期,法国在乍得和中非拥

有军事基地,部分是因为这两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sup>[26]</sup>

## 四、结论

海外军事基地是国际关系中的普遍现象,但学界对其系统的学理研究至今仍较为有限。海外军事基地可上溯到古希腊城邦军事斗争时期,但直到二战后,美国才真正拥有了具有全球投送能力的军事基地网络。海外军事基地的研究可以从不同层面展开,本文主要从理论层面阐述了海外军事基地的内涵、类型和功能。研究表明,海外军事基地克服了水域、山脉和观念上的障碍,使大国实现全球和地区霸权成为可能。通过部署海外军事基地,大国从遥远的第三方变成了地区格局中的“利益攸关方”,得以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将冲突地带推进到潜在敌国周围,通过构建地区均势阻止地区霸权国的出现,如美国在海湾、欧洲和亚太的三大军事基地群成为当前美国主导欧亚大陆三大要地的重要依托。<sup>[27]</sup>在基地使用国的大战略中,不同类型的海外军事基地扮演着不同角色,而东道国则根据本国需要引入第三方力量,允许其部署军事基地,既可以遏制潜在对手,又可以获得可观的收入,双方互补性利益成为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隐性逻辑。

#### [注释]

- [1] 托尔钦诺夫著:《美国在国外的军事基地是对全世界人民和平和安全的威胁》[M],姚嘉政译,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1页。
- [2] Roland G. Simbulan, *The Bases of Our Insecurity: A Study of the US Military Bases in the Philippines*,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Balai Fellowship, 1983, p. 21.
- [3]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562页。
- [4] David S. Sorenson, *Shutting Down the Cold War: 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Base Closures*, London: Macmillan, 1998, p. 8.
- [5] Robert Aldrich and John Connell, *France's Overseas Frontier: Départements et Territoires D'outre-mer*,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92.
- [6] J. E. Peterson, "Foreign Military Presence and its Role in Reinforcing Regional Security: A Double-Edged Sword", in Emirates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and Research, ed., *Arabian Gulf Security: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Abu Dhabi: Emirates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and Research, 2008, p. 189.
- [7] Robert E. Harkavy,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for Overseas Ba-*

- ses: *the Geopolitics of Access Diplomacy*,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2, p. 25.
- [8] 孙广勇、暨佩娟、王慧:《美国在亚太加快军事基地扩充步伐》[N],《人民日报》2012年6月27日,第21版。
- [9]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Base Structure Report, Fiscal Year 2009*, 2009, p. 7.
- [10]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Base Structure Report, Fiscal Year 2011*, 2011, p. 9.
- [11] Paolo Enrico Coletta and K. Jack Bauer, *United States Navy and Marine Corps Bases Oversea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85, viii.
- [12] Robert E. Harkavy, *Bases Abroad: The Global Foreign Military Pres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7; p. 135; p. 174.
- [13] Richard F. Grimmett, *United States Military Installations and Objectives in the Mediterranean: Report*, Washington D. C. : GPO, 1977, p. 45.
- [14] William Greider, *Fortress America: The American Military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Peace*,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8, p. 3.
- [15] 美国军事专家有的按照军事基地的驻军规模将军事基地划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参见 David E. Lockwood, George Siehl, and Barry W. Holman, *Military Base Closures*, New York: Novinka Books, 2003, p. 23.
- [16] Department of Defense, *Strengthening U. S. Global Defense Posture*, September 2004, Report to Congress, p. 10.
- [17] C. T. Sanders, *America's Overseas Garrisons: The Leasehold Empi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01.
- [18] Alexander Cooley, *Base Politics: Democratic Change and the U. S. Military Oversea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38.
- [19] 阿尔弗雷德·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M] 安常容等译,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页。
- [20] Paolo Enrico Coletta and K. Jack Bauer, *United States Navy and Marine Corps Bases Overseas*, vii.
- [21] Robert E. Harkavy, *Bases Abroad: The Global Foreign Military Pres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5-6.
- [22] Tamara Cofman Wittes, *Freedom's Unsteady March: America's Role in Building Arab Democracy*, Washington D. C. :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 119.
- [23] John Woodliffe, *The Peacetime Use of Foreign Military Installations under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Dordrecht, Boston and Lond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cations, 1992, pp. 265-266.
- [24] Robert E. Harkavy,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for Overseas Bases: the Geopolitics of Access Diplomacy*,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2, p. 19.
- [25] J. F. V. Keiger, *France and the World since 1870*, London: Arnold, 2001, p. 11; pp. 212-213; Robert Aldrich and John Connell, *France's Overseas Frontier: Départements et Territoires D'outre-mer*,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9.
- [26] Edward M. Corbett, *The French Presence in Black Africa*, Washington D. C. : Black Orpheus Press, 1972, p. 150.
- [27]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

作者简介:孙德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200083)

邓海鹏,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2010届硕士生。

收稿日期:2012-08-28

修改日期:2012-09-20

---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21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Overseas Military Base**

*by Sun Degang & Deng Haipeng*

Overseas military base (OMB) refers to a military area on common grounds, overseas territories, colonies, departments, trusted lands, or foreign territories, where a state deploys a certain number of armed forces, engages in military activities, and builds up certain organizations and facilities. OMB i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great powers to project military force, intervene in regional affairs, and safeguard their overseas interes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idden logic and rules of OMB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connotation, category and function, and concludes that OMB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and shaping regional power patterns.

### **28 Three Kinds of Theories Concerning Power Distribution and War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y Liu Hongliang*

War has long existed in human history. For the cause of war and the means of deterring war, there are different viewpoints within the school of realism. The relevance between power distribution and war becomes one of the focuses in deb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all power distribution, the theory of balance of power argues that balance of power would deter war. Whereas, the theory of power transition argues tha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differences in power distribution, the parity of power may easily lead to war. The Offense-defense theory subdivides the power and discusses the cause of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litary ability, and combines it with other factors. Three kinds of theories all explain the war from the angle of power distribution, but the point of focus differs. Such explanation not only provides us with a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the war, but also enriches the research of war.

##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 **34 The Studies o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by American Academic Circles Since 2007**

*by Tao Jiyi*

American academic circles have studie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2007 more comprehensively, including analysis of their positive aspec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exploration of their prospects, restricting factors and issues that will still exist, and presenting som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developing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future. These researches are more objective and are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on the whole. Of course, American researches also have shortcomings.

### **39 An Analysis of Interaction of “China Image” Discours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by Ye Shulan*

The west constantly innovates and dominates the discourses of “China image”. However, China has to react passively, without enough capability to chart and guide the discourses. During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the related discourses, there exists two modes, criticize-respond mode and fear-anger mode, which form two vicious circles. If China wants to strengthen the discourse power of “China image”, China should change its mentality and break away from the criticize-respond and fear-anger modes. China also needs to chart new discourses of “China image”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mproving the way of expression. It needs a long-term endeavor to improve the discourse power of “China Image” since it is a systemic task concerning the adjustment of mentality, strategy and behavior.

### **45 The South Korean China View as Reflected in History Textbooks; with Conflict of Perception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as Central Point**

*by Dong Xiangrong & Li Yong Chun*

History textbooks show how the South Koreans view China and the basic standpoints of Korea in perception conflicts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middle school textbooks, South Koreans recognize that Chinese civilization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Korea while Korea formed unique culture due to its creative endeavors. Korean textbooks emphasize the “invasions” suffered from China and develop a stereotype of